

每到雨季,每到阴天的时候,我就很快乐。特别是在暴风雨、大雨来临的那一刻,见到天边乌云翻滚,我会异常兴奋。

灰黑色的阴天和浓密的乌云令我身心快乐,我曾对自己这种感受很奇怪。仰望乌云在天上翻卷起来,眼前的世界笼罩成昏天黑地,即刻将倾盆大雨,我一点也不恐慌,相反,身体里传导出一丝丝兴奋。细细想来,那是少女时代带给我的。现在我已退休,在阴天的时候,我依然爱看天边翻滚的乌云,我喜欢那样的天气。

在小学二年级暑假,母亲分派给我和妹妹一个任务,给姥姥家送瓜。那年我九岁,妹妹五岁。瓜是生产队分给各家的,搁置时间长了,容易坏掉。我们吃不了那么多,便分一些给亲戚们。母亲把新鲜的瓜装在尼龙袋子里,分置两头,让我俩用木棍抬着送去。我家距离姥姥家不远,只有八里,路过四个村庄就到。我俩一路上走走停停,边玩边走,将近中午到达姥姥家。

夏日的天,小孩儿的脸,说变就变。中午刚吃过饭,天突然黑了,雨紧跟着就来了,姥姥和姥爷自然不

让我们走了。我说等雨停了还是要回家的。雨一阵儿一阵儿地下,中间停息的时间很短,整整一个下午几乎都在下雨。我和妹妹第一次在亲戚家中留宿,一种不自在的感觉油然而生。入夜睡不着觉,睁眼听窗外雨声。第二天,太阳没露出一丁点影子,雨依然在下,中雨、大雨交替着下,很奇怪天上为什么那么多雨水。姥爷会挑瓜,从我们送来的瓜中选出又香又甜的瓜给我们吃。姥姥姥

浇“晕”了,闭合着耷拉在瓜秧上,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晴天。我也想家了,但不敢说出来。后晌时候,雨终于停了,天也亮了一些。姥爷爷赶快到自留地中去看庄稼,是否淹了,姥姥姥去看猪圈、鸡棚是否需要再苫一些草,防止漏雨。

家中只有我们两人,我对妹妹说,“趁着没人,咱们赶快回家!”妹妹听我的,她比我更想家。我俩小心翼翼地关好屋门和院门,朝着家

阴天乐的姑娘

殷秀玲

披着一块塑料布遮挡着雨,到院中的园子里摘豆角、割韭菜,给我们炒菜、包饺子,做一些好吃的饭食。夜里,妹妹就想家了,我哄着她。第三天,天还是没放晴,云很重很低,一阵阵凉风袭来,雨又下起来了。一上午,我俩就在炕上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,为回不了家发愁。雨丝飘落下来,打在窗外的树上,打在黄瓜架和豆角架上,黄瓜、豆角湿淋淋的,黄色的黄瓜花、蓝色的豆角花非常鲜艳,栅栏上的倭瓜花被雨水

的方向一路小跑,顾不上满街的泥泞。可刚刚走出姥姥姥的村庄,就见马路被山洪水冲出一道壕沟,沟底淌着水,沟的两边都是稀泥,拦住了去路。我不敢贸然蹦过去,何况还有妹妹呢,她站在壕沟边哭了起来。恰在这个时候,我们村里一个叫春生的邻家大哥从这里路过,他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,很轻松地帮我们跨过了壕沟。刚到家一小会儿,姥爷爷就来找“孩子”了,母亲才知道我们是“胜利逃亡”。她没有责

怪,嘱咐我们以后做什么事情要告诉大人,否则大人会担心的。

回到家时,我感到一种狂喜。下雨天,连阴天,乌云遮蔽了太阳,阻断回家的路,令我懊恼不已。但我最终也战胜了连阴连雨的天气,冒着淋雨、过壕沟的危险,逃回家中。“胜利逃亡”的成功像童年播种下的一粒快乐的种子,伴随着我一路成长。

从少年到青年,从青年到中年,令人快乐的事情很多很多,唯独“阴天”带给我的快乐是通透的。曾经的上下班路上,曾经的出差在外地,还有过往的一年又一年的夏季,阴天于我而言总是那样美好。尤其在家中,隔着阳台看乌云像长了脚一样,跑得飞快,我会在室内盯着一层层的乌云在天庭里肆意放纵,静静地在我心中重温“胜利逃亡”的感觉。

儿时种下这粒幸福的种子,随着我生命的成长而萌发,结出了许多美好的果实,越是咀嚼越有绵甜的味道。

雨季又来了。阴天时,看到天边滚起的乌云,我会开心地张开臂膀拥抱它们,感到莫名的兴奋。这时,我仿佛又回到了少年,变成了阴天带着妹妹“胜利逃亡”的小姑娘。

不少人感叹职场内卷厉害,其实何止职场,马路边的小摊都卷起来了。我家附近的路边修理摊,摆摊师傅个个都是“万金油”:通常情况下,修自行车、配钥匙、开锁、修拉链、修鞋,这几项是标配。有一位甚是了得,除了以上几项,还搞人像素描、房屋出租中介。

前些天,我的皮鞋底子裂了,鞋面还很好,舍不得扔。拿着去一站地外的修理摊,摊主不在,上门开锁去了。我只得提着鞋回来,经过楼下修理摊,摊主热情地问:“要修鞋?”我在他那儿补过一次自行车胎,手艺真不怎么样。然而,看着他这么热情,不忍回绝。我将鞋递给了他,没想到,收费颇高,我暗自有些后悔。

过了几天,大雨倾盆。我穿着这双粘了底的鞋,雨中步行半小时,竟然没有进水。我这才发现修鞋费是非常值的,这是多年来,我补得最好的一双鞋。可见这位师傅主业应是修鞋,其他属于副业,难怪修车不怎么行。

幸亏我克服成见,多给了他一次机会。不因一次失误就将别人看死,自己也许会因此受益。



牛博士问道

功绩

戴逸如文并图

普鲁塔克说:“追求赞誉的人,功绩不会很大。”牛博士说:“乱拍手的总归是些外行人。超出外行认知的功绩,哪里会有人拍手呢?”

酷暑夏日,吃饭时总少不了碗汤,最好清淡一些,不要有太多油荤。

时蔬汤

立新

首选丝瓜汤。乡下菜园里,支架上挂满了丝瓜,半隐半现在翠绿色的叶藤中。摘上一两根,用冰凉的井水过一遍,削皮、切块。将锅中水烧开,放入丝瓜块,再打入一个从鸡窝里捡来的鸡蛋,放

入少许油盐煮上几分钟,一碗带有清甜之味的丝瓜汤便做好了。喝上一碗,满口清凉,全身舒坦。

也可以做西红柿汤。老品种西红柿,酸酸甜甜。做法和丝瓜汤几乎一样,喝下生津助气。

夏日要常喝汤,用时令蔬菜做的汤。

朋友从对面卫生间回来,急匆匆翻抽屉,找出两片湿巾,很快又离开了。不一会儿,又进来了,如释重负。看不解,她给我说了原委。

她去卫生间时刚好看见一个同事,竟将脚抬得老高,直接蹬排水阀——不是下方的脚踏式,而是高高在上的手摁排水阀。

目睹之后,朋友说自己

心里怪怪的,发誓再不上那个蹲位了。不等出来,她又推翻了自己的誓言:谁知道那人用脚蹬了几个,谁知道还有没有那样的人?

心安

江小鱼

于是,朋友刚才就用湿巾挨个擦了一遍排水阀。她说,看见了就处理一下,至少自己心安。

大家都做让自己心安的事,多好。

连载

沽水文澜

倪斯霆

三十九、愤写《海河汨汨流》

1930年大学毕业后,王余杞被分配到天津北宁铁路局工作,业余时间继续从事文学创作,相继出版了长篇小说《海河汨汨流》《浮沉》《急湍》《自流井》和小说集《朋友与敌人》《落花时节》等。1935年他参加“北方左联”,并受在上海的左翼作家宋之的委托,在天津编辑出版被“北方左联”认定为机关刊物的《当代文学》。1937年初在津加入进步诗社海风社,负责《诗歌小品》编辑工作。天津沦陷前夕,他因被

日本人注意,遂离津南下。

对王余杞在天津的这段文学活动,当年邀请其写作《海河汨汨流》的《益世报》副刊《语林》编辑吴云心曾有如下回忆:“左翼作家王余杞也是《语林》主要的写稿人。他除发表一些短文外,为《语林》写了长篇连载《海河汨汨流》小说,通过写一个世俗的商人,反映天津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魔爪下的生活状况,着重以海河浮尸案为主要关目。当时天津海河不断发现浮尸,显系受害者,但始终没有破案的报道,据说是日本帝国主义秘密修筑工事,浮尸即是被害的苦力。因此,《海河汨汨流》在当时影响很大。”

关于《海河汨汨流》的写作,王余杞曾在该书单行本自序中披露:“(1936年)‘双十二事变’平复后,举国如狂的爆竹声,震撼了隐匿在天津日本租界的敌阀和浪人们。于是他们就摆出一副狰狞的面孔,干涉政治,武装走私,诱掠壮丁,制造汉奸。尤其是制造汉奸,简直明目张胆地大肆活动起来。汉奸论调散布到各角落,迫使我口头上沉默了——然而在另

一方面,我却并不甘于沉默的。这就又提起了笔,开始写出这本《海河汨汨流》。因为文章系应天津《益世报》的副刊《语林》而写,笔下便刻画着天津怪有趣的风土人情,并且掇拾当前的时事,组织人文。这岂但为了增加阅读的兴趣,实在也做了掩护全书主题的外衣。”

《海河汨汨流》在《益世报》副刊《语林》上的连载,我们目前尚可查到踪迹。连载始于1937年2月5日,中断于当年的7月24日。对此,王余杞后来也有追忆:“《海河汨汨流》写的就是天津,时间从‘西安事变’终结时开始,因为我住在河北,对河北稍觉熟悉,就写河北的日常生活。……这小说是我给《语林》主编吴云心刊登的。在我是激愤难忍,不得不写;又认为只有《益世报》上适宜发表。”

而就在七七事变后的第17天,随着日伪对藏身意租界的《益世报》馆的封锁,《海河汨汨流》的续稿无法送达,连载遂告中断,直至1939年他在重庆加写一章后,方才“足成全书”,由重庆建中出版社于1944年3月出版单行本。

八十二、张学铭旧居

红墙砖体的外檐、错落式的筒瓦屋顶,整幢建筑立面稳重、动静和谐,这座(位于睦南道上)建于1925年的英国庭院式建筑,在功能上将住宅与花园融为一体,1931年时任民国政府天津市市长的张学铭购置了这处房产。张学铭,辽宁海城人,张作霖次子,张学良胞弟。1919年从日本步兵专门学校毕业,之后任驻日使馆见习武官。1929年张学铭回到中国,中原大战之后随哥哥张学良挥师入驻平津,1930年张学铭被任命为天津市警察局局长,转年成为天津市市长。

这座见证了张学铭的修闲、随性,与人生起伏的建筑,分为前楼和后楼,前楼是主人的饮食起居之所,后楼是佣人的住房及家庭教室。1931年11月,为转移各方



张学铭旧居外景

特务在天津策划并制造了两次破坏性极强的便衣队暴乱。11月8日,由日本人出钱收买的便衣队,在天津多个地方发动袭击,一时间城内交通瘫痪,街上商铺纷纷关门避祸,整个天津陷入恐慌之中。张学铭在他的寓所里,指挥由东北军组成的天津保安队,给制造暴乱的便衣队和日本人以迎头痛击,击毙逮捕了大量便衣队暴乱分子。26日晚,日本人策划发动了更加疯狂的第二次便衣队暴乱,这一次他们动用了更多重型武器,张学铭指挥保安队勇猛还击,便衣队再次被打败。

第二天,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,要求中方立即中止敌对行动,还进一步要求撤去张学铭天津市市长和公安局长的职务。此时的南京政府,既无完整对策又无力支援,为避免事态扩大,最终同意了日本人的要求,张学铭在悲愤中被撤职,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,张学铭返回天津,在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,出任天津市人民公园主任。

岁月流转,张学铭曾经居住的这座小楼已经成

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教育频道

王煜铭撰文



解说词

为五大道上人们旅游观光时的必经之地,大厅采用彩色提拉天窗采光,门窗与地板使用的是来自菲律宾的木料,楼内设有暖廊、花厅、乐池、餐厅等功能分区。宽大轻巧的推拉门,整块儿的菲律宾木护墙板,这里是一生热爱美食的张学铭宴请客人的餐厅,当年许多天津的政要名流都曾在这里吃过隔壁的厨房里烹出的佳肴。

1983年4月9日,热爱美食,人生几经沉浮的张学铭在北京病逝。

百集人文历史纪录片